

■笔随心动

■城事小语

## 修行也是平常事

○雪如月

对于“修行”，很多人都在潜意识里以为这是佛事，是要立地成佛的人才做的事情。其实，“修行”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完成的人生任务，也是每个人每天都需要做的事情。人生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。

成功的人生离不开修行。正如圣人孟子所说：“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……”这便是修行。无论是谁，要想实现梦想，都必须脚踏实地地进行自我修行。

每个人在成长与学习的过程中，都会遭遇到种种风霜雨露的淬炼，如果只是一味享受阳光灿烂，躲避雨雪风霜，只愿做温室的花朵，不愿做苍松翠柏，就必定无法拥有精彩的人生。人生若要精彩丰富，就得在逆境当中学得一身本领。

修行并不是一件多严肃多神圣的事情，更不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，修行的方法很多，修行的时间也很随意，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，扫地吃饭，走路睡觉，都可以用来修行，只要我们能当下觉察自己，了解自己的行为、语言、思想，能够清清楚楚地明白自己在做什么，这都是修行。就好比诚信，就是人与人交往的修行。

事实上，我们每个生活在世界上的人，都多多少少地在修行，无非是修行的层次不同，修行的方式不同，而还有的人是在修行的路上走错了方向。与人为善是修行，助人为乐是修行，追名逐利也是修行……无非，修正有正果，修恶有恶报。修行，其实就是一场自我认识、自我提高、自我完善和追求的过程。

■现代流向

## 重视别人

○周益民

美国曾就电话对话做过一个调查，现实生活中，哪个字使用频率最高。结果发现，在500个电话对话中，“我”字使用的频率最高，使用了大约3950次。这说明，现实生活中，人们的内心里都是非常重视自己的。

重视自己当然不错，但我们在重视自己的同时，切不能忽视了别人。现实生活中，重视别人显得太重要了。

有个业务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他曾经碰到一位老板，老板经营着一家药品杂货店。每次去那家杂货店，他总是先跟柜台旁一位不起眼的营业员寒暄几句，然后再去见老板。一次，他去那家杂货店推销新开发的药品，老板却告诉他，不想再销售他们的产品了。

业务员离开店后想了好久，他觉得有必要把事情向老板说清楚，便又返回了那间店。跟那位不起眼的营业员打过招呼后，他见到了老板。令人奇怪的是，老板一反常态，不但变得十分热情，而且比平常多订了一倍的货。

业务员不知道自己走后店里发生了什么，竟让老板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老板笑呵呵地指着柜台旁边那位不起眼的营业员对他说：“你走后，他告诉我，说你是到店里来的业务员中唯一同他打过招呼的人，他告诉我，如果有什么人值得做生意的话，首先就应该选择你。”

这个业务员能够取得成功，其实也没有多少过人之处，其秘诀无非是他眼中有人，不因为别人地位低下就产生歧视心理。

生意场中如此，工作、生活和学习中又何尝不是这样？但有些人却意识不到这一点，对待上司、领导、有钱人一个样，对待下属、平民百姓又是一个样。其实，人来到这个世界，都有存在的理由，都有活着的价值，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可能不如别人，不见得方方面面比人差，我们不能随便地根据一个人的衣着、相貌或地位去判断一个人的价值！

我很欣赏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，他在北平任艺术学院校长期间，不因为齐白石是木匠出身便瞧不起他，反而百般地抬举他。在一次国画展览上，他发现齐白石的画挂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标价只有七元，便当场把他的画取下来把价格提高，并写上“徐悲鸿定”字样。徐悲鸿先生重视别人的举动，终于使齐白石在中国画坛上成为一代宗师。

中国有句古话：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还有句骂人的话：狗眼看人低。这些话无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提出，都是善意的，出发点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在提醒和倡导我们：在现实生活中，一定要学会重视别人。

## 拜访园外的蔬菜

○徐斌

慢慢绽放，慢慢收起。真是神奇！

去得最多的地方，是本县的台创园。那里每年都会举办农业嘉年华、蔬菜博览会活动，蔬菜新品很多。例如冰菜，其外形与茼蒿相似，浑身附满了“冰珠子”，硬硬的，凉凉的，又叫“冰草”，略有咸味，可以改良土壤。例如酸模，俗名野菠菜，含有草酸，吃起来酸溜溜的。秋葵又叫毛茄、羊角豆、洋辣椒，有红绿黄等色，脆嫩多汁，滑润不腻。树黄豆是木本植物，豆子长在树枝上，所以又叫鸽子、木豆等等。这些都是近年从国外引进的品种。在蔬菜的大家园里，国际间的交流实在是平常又平常的事。

我还喜欢拜访与种菜相关的书籍、诗文等等。如六一的《消逝的农村》、蔡珠儿的《种地书》、阎连科的《北京，最后的纪念》我都爱读。还有零星的文字，我也爱读。比如：

带了根的蔬菜存放时间久，菜离了土地，就像鱼离开了水，很快就倒了。

没有一株蔬菜自惭形秽；与其痛苦忧伤，不如把生活整理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

欲望极简，你的精力花在了哪里，决定了你成为什么样的人；物质极简，当你想培养一个习惯的时候，只要重复21天；生活极简，避免所谓的“合群”，放弃

无用的社交。

诗人郑敏在《金黄的稻束》里写道：“静默。静默。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，而你们，站在那儿，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。”我看茄子、秋葵、树黄豆时，感觉它们也站成了思想。至于我自己，经常把菜园当作聊斋，当作大观园，自己就是老蒲、老曹，偶尔客串穷书生或者宝玉，只言清欢，不谈俗务。现在，有些人总是焦虑，他们都急于过上“标配”的人生。而在我眼里，人生各有所乐，何须依照别人的路走。

在所有种菜文字中，我最喜欢的，是吴伯萧的《菜园小记》。开篇写道：“种花好，种菜更好。花种得好，姹紫嫣红，满园芬芳，可以欣赏；菜种得好，嫩绿的茎叶，肥硕的块根，多象的果实，却可以食用。俗话说：‘瓜菜半年粮。’”之后是回忆在延安蓝家坪种菜的情景，句句实在，落地生根。苦虽然苦，但是心里都很快乐。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

这篇文章是1961年春天发表的，距今已46年。那是多么困难的时期啊，写的又是更为困难时期的经历，但是没有半点颓唐之气。依我之见，这样的蔬菜和文字，不仅在当时，就是在现在，也是难得的佳品。

■诗言情志



欢乐童年

姜天华  
摄

## 爱的殿堂

○叶志勇

在风中像鸟儿一样飞翔  
树木伸展腰身  
白云张开双臂  
这时你们就像纯净的六月  
洗涤万物的目光

仿佛是遥远的歌声  
在生命的起点  
震颤又婉转  
鲜花渴望你们到来  
就像渴望雨滴

你们随风起舞  
像这六月欢畅的童年  
悄悄打开爱的殿堂

■码咱自己的事

## “搬砖”往事

○黄吉祥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“搬砖”成了网络语。与现实不同，网络上的“搬砖”指的是“干苦力”，有的甚至把脑力劳动力劳动统统称作“搬砖”，词意范围比本义扩大了好多倍，它从一个指向非常明确的简单劳动放大到了广义的“工作”。要是有人在QQ或微信群里突然冒出一条“我搬砖去了”，大家都能懂，就是要干活了。

我在进现在这个单位之前，倒确实有过一段真正的“搬砖”经历，虽然时间不算太长，但搬砖时的那种艰辛与劳累让我至今难忘，也收获颇多，我想，没有真正搬过砖的人是不可能那种切身体会的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跨出校门后曾当过一年多的“待业青年”，后来父母单位招收子女临时工，我决定出去工作。父母都是砖厂的工人，在进厂之前，我已经知道单位只招搬砖工，要把晒干的砖坯一块块收起来，用板车一趟趟拖到轮窑里。搬砖是重体力劳动，厂里的正式职工没人愿意干。大锅饭的年代，类似的重体力劳动往往都由家属工或职工子女临时工去干。

从制砖的厂区到烧砖的轮窑有一段500多米的泥沙路，坑坑洼洼很不平整，有时下过雨路面泥泞，会洒些细石子用于防滑。刚入行时，我一没经验，二没力气，就与一姓杨的同班同学临时搭档组合，两人共用一辆板车，一个前面拖，另一个后面推。刚开始搬砖那几天的感受我至今刻骨铭心，几趟搬下

来，累得胸口发闷，喘不过气，回到家后动弹不得，肩膀被皮带勒得发红起泡，火辣辣作疼，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。到了第二天更是全身酸痛，就像得了一场大病。一直坚持了十几天后，才慢慢适应过来。

渐渐地，我们车上装的砖一天多起来，从最初的只能装半车增加到满车，搬一车砖的时间也从开始时的一两个小时渐渐缩短到半小时左右。不到一个月，我和杨姓同学都掌握了搬砖的基本步骤和经验，力气也练出来了，就开始自立门户“跑单帮”了。

搬砖不需要什么技术，全凭力气大，只要能控制拉车时的平衡，谁都可以干。把砖装上车后，和纤夫一样，先将一根连着板车的皮带套进左肩，双手抓住车把，朝下轻轻一压，整个人前倾，再两脚一用力，板车就慢慢往前挪动了。遇到上坡，就要咬咬牙使出全身力气，提前快步往前冲刺，这时千万不能停下来，否则车子就会迅速倒退，刹都很难刹住，还有可能与后面的车发生追尾甚至翻车。要是有好心人路过看到，大多数都会上来帮助推一把，每次有人相帮，我都感激不尽。

说当时在搬砖路上洒下一路汗水绝非夸张。将砖送到目的地后，待双手松开车把，两条腿都会不由自主地打颤，汗水早就湿透了衣服。渴了，就去找水龙头，打开后猛喝一通。喝水的时候身上还会不停地冒汗，脚下的灰土都被洒下的汗水和成泥浆，仿佛喝水的速

度还没有汗水排出快。

我们搬砖的收入是多劳多得，搬一车砖，计算下来大概能得到两毛多钱的报酬。如果一天搬十车砖，就有两元左右的收入。除去雨天等不能出工的日子，每个月的工资基本能保证在三四十元左右，算是比较可观的。当时一般学徒工每月的工资才22元，而且是全部收入，因为那时还没有奖金一说。我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月拿到27元工资后，立即跑到新华书店，土豪似的掏出三元四角五分买来一部四卷本的《红楼梦》，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的书，特别珍惜，因此至今仍保存完好。

我坚持了将近一年的搬砖工作。快到年底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从杭州寄来的新单位的录取报到通知，从此，我才告别了搬砖的苦日子，告别了一起搬砖的那些工友们，在全新的工作环境中开始了另一种“搬砖”生活。

通过搬砖，不仅让我获得了一定的劳动报酬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也使我的身体得到了较好的锻炼，但更多的是通过这样的劳动，积累了生活阅历和对人生的感悟，让我对艰辛多了一份理解，懂得了在无助的时候如何去面对困难。

记得在我离家去单位报到那天，母亲曾对我说：搬过砖的人，什么样的工作都是能做的。我懂得母亲的意思，她并不是指我通过搬砖学到了多少技术，而是指能吃得起搬砖这般苦的人，碰到其他的艰难困苦又算得了什么！

■书人茶话

## 人生自是有笔痴

○张虎勇

我与程俊良教授是东阳虎鹿老乡，老家只隔着绿黛如练的白溪江。对程教授的书画造诣，是我刚参加工作时就耳濡目染的。一直以来，为自己有这样一位老乡，深感骄傲，敬佩之情与日俱增。日前获悉程教授在杭州西湖文化广场的浙江文交所举办个人书画展，顿时有一股为快的冲动。

程俊良教授的书画天赋，早在中学期间就露出了尖尖角，是远近闻名的少年书画家，虽草根入伍，却星光四射，获奖无数，好评如潮。

往后，随着岁月的沉淀，文艺也臻于炉火纯青，书画成就达到了高峰，得到的荣誉和奖项，可说是证书等身。最近，程俊良被授予“中国长城艺术家”、中外名人艺术家等荣誉称号，其作品荣获了“中国长城文化金奖”，多幅作品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。

程俊良教授的书法，笔力如山，运势若水，理法像云，在行、楷、隶、篆、草诸体中，功力无一不深，结字张弛自如，章法浑然天成，既有形而中的美感，又有形而上的质感，是结构美和意韵美俱佳的臻品。所以与齐白石、启功、黄永玉、刘大为、沈鹏等名家作品一起，被收录于《大家语录》《书画英雄》《一带一路——新丝绸之路上的艺术大师》《中华国粹·名家典藏》《画坛革命家》等系列书画合集中，实至名归。

程俊良教授是极擅把书法笔触无缝融入绘画中的艺术家，书中见画风，画中现书韵，赏之别具一格。程先生的作品，画风自然清新，画面有魂跃然，意蕴出神入化，于传统技法中巧妙融合西洋技法，并多有创新之处。

如此骄人的艺术成就，与程俊良教授丰富的人生阅历有密切关系。程俊良教授从小在书画上兴趣浓厚，成绩出类拔萃。考入高等学府以后，师从名家，更是发奋图强。参加工作后，无论是从事大学教学工作，还是走上地方文化艺术领导岗位，依然不改初心，在书画之路上上下下求索。退休以后，专门下粤港、上京城与活跃在艺术殿堂的众多书画家一起，为祖国的书画艺术的发展繁荣奉献着智慧，创作了大量一流的书画作品，受到业界的一致好评。

■往事如昨

## 童年的野草莓

○王秋珍

小时候，我吃得最多的野果是初夏的野草莓。

每到五月，田野就长出了一只神奇的手，像外祖母一样亲切地召唤着我。淡绿色的野草莓植株一棵挨着一棵，一丛接着一丛，结结实实地把大地拥抱。野草莓红里透橙，似美人回眸，欲说还羞。选一颗大的野草莓放在手心瞧，它的里层是空的，外层是一颗颗圆滚滚的小颗粒。

野草莓似乎听见了孩子内心的渴求，它以一种慈悲的心实施着分批成熟的计划。你看，有的呈鲜红色，轻轻一碰，就离开了枝头；有的呈粉红色，过不了一两天也将甜蜜柔软；有的还是青色的小个子，只等着孩子再一次的光顾；更有甚者，才顶着白色的小花，雪白的花瓣，嫩黄的花蕊，似绿绸上滚动的珠子，流转出田野的风情。

小时候，母亲干完农活回家，总会捧出一个荷叶包。玻璃珠一样大的野草莓饱满滋润，直让人口水哗啦啦地流。

后来，我知道了野草莓的学名叫蓬蘽。还有一种和它酷似的植株，叫蛇莓，贴地生长，开黄色的小花，没有可爱的小颗粒，更没有光泽。母亲说，那是蛇吃的，有毒。既然有毒，蛇怎么不被毒死？虽如此质疑，去尝试吃自然是不敢的。

自从读了鲁迅先生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我又认识了另一种野草莓——覆盆子，我们叫它树莓、囍果。要摘覆盆子住往要去山坡。它们长在树上，个子比蓬蘽小得多。覆盆子是实心的，有蒂，吃起来甜中带酸，对视觉和味觉的攻势都没有蓬蘽那么强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，覆盆子是一味中药。吃了它，男人撒尿可以打翻尿盆，覆盆子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。想起民间那个父亲为女儿以撒尿来选女婿的故事，男人们若早知道覆盆子这么给力，肯定要争先恐后地来摘了。覆盆子对女人也善良，吃了它有助于怀孕。在这个流行生二胎的时代，也许它会成为新宠。

近来去田野走，发现蓬蘽多如繁星，它们对着大地唱着寂寞的歌谣。怎么就没孩子摘呢？我不由得嘀咕。一旁经过的大叔说，现在的孩子，哪看得上这玩意？倒是大人们，会来寻找童年的味道。

我的野草莓，莫非你只属于童年的记忆？